

夜读偶记

重新发现江南
沈苇《水上书》读札

| 王侃 文 |

两年前读《诗江南》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如果要推举一位当代诗人来抒写江南,或许,沈苇是不二之选。他生长于江南,后来又在新疆工作生活30年,此番阅历使他有着别致的地理与文化参照。他在诗《水的十四种表达》里说:“三十年干旱西域,运河一直在你身旁流淌。”在另一首诗《沙》里,他写道:“你逃离家乡/逃离一滴水的跟随/却被一粒沙占有。”西域与江南,极东极西的地域跨度;瀚海与水乡,迥乎其然的地貌与风物;30年的魂牵梦萦,使这两种极致互渗为绝妙的精神织体。这既渊峙又交叠的内心风景,也是深置于他心灵的一个内在结构——可以让诗人在抒写江南时顺理成章地处于某个他人难以企及的绝佳位置。

从浙江到新疆,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跨越,更重要的是文化坐标一次错落的迁移。何况,沈苇如今又实现了从新疆向浙江的回迁。我觉得,有如此大幅跨越、坐标迁移的诗人,内心通常会有沧桑感,因为极具差异性的地域跨越和文化追溯,对诗人的心灵震撼应该会很大。

相比于两年前的《诗江南》,沈苇的新诗集《水上书》进一步将抒写的对象和场域聚拢于浙江地界。以前,人们在讲述浙江的地理格局时,通常会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笼统地划分为浙东、浙西。《水上书》以此为范,以水系、流域来拆解浙江的地理和文化板块——那些被历朝历代的吟咏标注过、而今他试图再度标注的诗歌版图。他择取了钱塘江、甌江和运河三大水系,以及单独命名的浙东。我觉得沈苇单写浙东是有意为之,除了这是“唐诗之路”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更因为他是浙西人,有着对浙东镜像式观察的天然意趋。浙东是历史文化名人谢安、陆游、鲁迅的故乡,与浙西虽同为水乡,但在文化气质上却毫不相同。沈苇这本诗集是对浙江地理的一次更细微、更全面、更合理的文学地理标注。

这本书共四个部分,各部分篇幅均匀,水平整齐。就第一部分而言,我认为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沈苇所下的文牍功夫。这诗集里面写到的各种风物、史

迹,有一些是连大半辈子生活在浙江的本地人和诸多饱读之士也未必知晓的,落笔之前需要繁复的文献查阅、学术介入和知识消化。比如,诗集中提及的《弹歌》《越绝书》等,它们是浙东文化的源头,是浙东文化的原始结构,需要每一个认真的诗人去爬梳,甚至进行学术性研读。沈苇就此所下的功夫是肉眼可见的。另外,一些看似熟稔与浅显的题材,他也力求奇崛。比如书写鲁迅,要别出机杼非常不易。沈苇关于鲁迅的诗篇,很能见出他诗思的机巧与聪慧。他一方面着重标示了鲁迅对故乡和童年进行抵制和“逃离”的一生:“而鲁迅,早已逃离/一个童年和故乡的逃离者/他的逃离,是决绝者的/硬骨头,对思乡病的逃离/是‘一个也不放过’/对无原则宽容的逃离/是‘匕首’和‘投枪’/对隐喻、寓言和叙述的逃离/是十六本杂文/对《野草》和三部小说的‘逃离’……”与此同时,他又精准地攫住了鲁迅写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别样韵味,指认了一条回归之路:“但,逃离者归来了——/五十六岁,三十八点七公斤/以一个十岁孩子的体重/一份枯槁,倒进自己童年/——他以一个孩子的轻/回到故乡,交还童年。”这是很机智的笔致,我们从中提取到的,也有对沈苇本人的回环式生命道路的体味。

这本诗集中抒写了种类繁多的风物,对风物的捕捉都很精准且有代表性。这包括但不限于江南才有的诸如白果虾仁、江河湖泊、码头港口、丘陵古径等,以及附着在这些风物上的各种历史文化遗产。沈苇特别善于在描摹风物时,在文化层面上做另类维度的意义开掘,他常故意偏离共识,追求别致,形成警示或哲学阐发。这本诗集是对“四大诗路”中被古诗凝成的审美意象的再度捕捉。

沈苇的诗,是需要读者将整本诗集读完之后才会形成一个整体印象——你能感受到一种很强的氤氲。他的诗常常是一个谱系性的写作,诗篇之间都有一条通向整体的隐约线索。在他的“整体性”中,作为他风格的舒缓和雄浑才能被结实地触摸。他对音韵的看似

漫不经心的讲究,他对节奏的疾徐有度的把控,他营造意象时的峻洁和深切,他在这一切中刻意晕染的深邃的雾障,以及他字句与诗形的珠圆玉润都得以呈现。

我特别喜欢并赞赏的是这本诗集的第二部分,即写运河的这部分。运河流经他的老家湖州,是他生命的摇篮:“运河之岸就是运河之爱/……人民在两岸劳作、住居/生生死死,生生不灭。”(《运河之岸》)我认为这是沈苇写下的关于童年和故乡的哀歌,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阐述,不是带有集体记忆色彩的情感吞吐,而是他强烈个人生命体验的一次诗意抒发,他带入了太多个人记忆,某种更为浓郁的情感在诗中涌动。比如,一个几十年在外的游子回到湖州,吃下了一盘白果虾仁,他把它说成是“子遗品尝了子遗”。一个游子,他是岁月的子遗。岁月同时也荡平了他的故乡,只剩下白果虾仁这样的子遗,成为他与故乡之间据以彼此辨识的基因。他的《银杏长廊》,写“昨夜有雨,一地落叶黯然了/看上去都化成了泥浆/仿佛黄金只拥有某个瞬间/仿佛黄金也在某个时代腐烂”,以黄金的意象来表明自己珍视的昂贵之物——故乡、童年——如今都已变质。没有什么是可以永存的。唯一的永存即永逝。《驶向升山》中借元代画家王蒙的《清涧隐居图》表达了归伏故土的心意,又借朋友之口誓愿在八百里太湖建一个书院,而要实现这个愿景,其目的是“需要借取化险为夷的疾病/青春期摇滚和恐龙般的万古愁/再一次重建自己内心。”“重建内心”之说,既表明诗人与时代交错时的失衡站位,也是“哀怨起骚人”的诗学正解。

诗集《水上书》及《诗江南》使沈苇的命途达成了“水土平衡”。而沈苇有可能再继续写下去的关于浙江、关于故乡的诗篇,将会再一次覆盖江南诗路,也会在浙江诗歌的地理坐标上,印上他深刻又清晰的个人足迹。

《水上书》,沈苇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定价:59元

上架新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128元
〔澳大利亚〕张嘉夫 著,徐细译
《南方的将军:孙权传》



作者系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是当代澳大利亚史学界研究中国东汉及三国史的先驱,《剑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220—589)》作者之一。著有《南方的将军:孙权传》《国之枭雄:曹操传》《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等。

中华书局 59元
李俊杰 著
《水经注》通识



本书不仅涉及具体文本内容的解读,对《水经注》的版本流传等问题进行梳理,更以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为读者系统深入地了解这一经典指明路径。

上海三联书店 88元
成庆 著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四十讲》



本书是一本适合现代人读的佛学智慧入门读物。从现代人的日常和体验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佛学看似玄妙的概念,用佛学真正的精神关切,来回应当代人种种的心灵追问。

上海文艺出版社 128元
易彬 著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



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深耕穆旦研究二十余年,本书堪称“一部以文献丈量生命的传记”。从西南联大烽火中的诗性觉醒,到晚年译笔如刀的查良铮重生,作者依托大量的原始书报刊文献,数百份书信、手稿与档案,在历史褶皱中还原真实血肉。

品书录

寻找自己的旅程
读《海边的卡夫卡》

| 朱浩迪 文 |

翻开《海边的卡夫卡》,就像推开了一扇神奇的大门。整篇小说看似离奇,但背后隐藏的却是超现实的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旅程,每个人都处在永恒的绝望中,一直都在寻找着一种看似平衡的状态。

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他们和家庭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因而从家庭中脱离,成为独立的个体。田村卡夫卡在六岁时,母亲便带着姐姐离开,再无消息;樱花因和父母关系紧张,早早独自租房生活;星野从小由爷爷抚养长大,但因感情淡漠,从未对爷爷说过亲近或感恩的话;中田年幼时聪明伶俐,但失忆后被父母视为累赘,最终惨遭抛弃。这些角色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因家庭关系的破裂,被迫走上孤独的成长之路。田村卡夫卡、樱花、星野和中田都离开了原生家庭,独自在社会中生活。他们各自生活在特定的、受限制的

空间里,这种限制本身是一种隐喻,他们的处境呈现出相似的状态——内心空荡,没有寄托,同时也表明在极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处于一种“游离彷徨”的生存状态。

对于主人公田村卡夫卡来说,家从来不是温暖的字眼。相反,他的孤独源自狭窄、压抑的家庭环境。在家庭生活中,母亲角色始终缺席,只有父亲在身边,但是他“同父亲很早以前就回避见面了”。哪怕在学校里,田村卡夫卡也厌恶社交,经常独来独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但田村卡夫卡并没有就此放弃对自我意义的追寻。在小说中,村上春树反复强调田村卡夫卡的十五岁年龄——“叫乌鸦的少年”多次提醒田村卡夫卡,他已满十五岁了,需要用成年人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并建立自我意识。这种成年人的认知方式既是他在“家”里所欠缺的,也标志着他“自我”成长的开端。

其实,田村卡夫卡在离家时,心中还潜藏着一丝幻想,希望在这段旅程中找到真正的自我。他一路南下,去寻找内心的答案。离家出走后,他住进了甲村纪念图书馆。来到图书馆之后,田村卡夫卡完全沉浸在书籍的世界中,通过阅读大量的图书,开始构建新的思想价值体系。他的自我意识在此基础上开始逐步建立起来。

村上春树写得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把道理简单喊出来,而是让它像空气一样充盈在读者身边。合上这本书,也许我们记不住所有的情节,但会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孤独也可以有力量。人生的答案不在海边,也不在远方,而在于不断前行,寻找自己。

《海边的卡夫卡》,[日]村上春树 著,林少华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定价:78元